

紹述先生文集

十七

16
2124
17



信
2/24
17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策問類

私試策問

問夫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何其言之之易也其門人士大夫如子文文子由求子華之徒夫子皆不許其仁而特稱顏子猶曰其心三月不違於仁何其許之之難也此其前後之不同者何耶必有歸之之說明以告我

正德



男善韶 校

癸巳六月朔

私擬策問

問夫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判造道之生熟深淺此三者截然有等級而其稱顏子曰不改其樂又曰好學者何耶且好學之稱在其既沒之後則是通終身而稱之非其德未到之時可知矣二三子明述其說正德癸巳七月朔

私試策問

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

其所為而已矣夫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而曾子孟子之言非復一途豈其事雖異而其旨無二歟必有其說壬寅六月朔

私擬策問

問昔者堯欲胥天下而遷疇咨於衆師錫之稱舜不過曰烝烝乂不格奸而已夫自古以孝聞如丁蘭郭巨則宗族稱孝之人也夫子固以為士之次者假位諸鼎鬲能致堯舜之治歟然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而孝弟為仁之本則仁覆天下之盛亦自孝弟馴致則亦非無謂也將孝亦有小大之異歟願拆其疑辛丑

四月一日

私擬策問

問聖門之學以仁為宗而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
 芻豢之悅我口何以不曰仁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
 悅我口乎又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何以
 不曰夫子之道仁義而已矣乎夫隨事精察以求至
 夫一曾子之所以證道也推己以及物學者之所以
 求至仁也故曾子以學者忠恕之目明聖人一貫之
 旨今日從學者抑隨事精察以求至夫一乎將從事
 於恕以求至夫仁乎願就諸君以決其疑焉

寶永丁亥七月朔且

夫

私試策問

問夫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孟子曰無罪而殺士
 則大夫可以去此君子見幾而作之意梅福申屠蟠
 之行也然則國有危亂之兆朝有濫刑之舉則凡在
 官者皆携手同行乎將才望位任之不同不可槩論
 耶亦何以見危授命之云請諸君辨焉

正德三年癸巳復月朔

私擬策問

問夫子曰主忠信中庸則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
 人之道也孟子則曰充實而有光輝及詩曰淵塞書
 曰明允易曰中孚其義皆一也其措詞不同者何也

豈古今之異語歟將各有所差別歟願明其故已酉閏九

月初一日

私試策問

問子曰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備斯三德者宜無若夫子也考之夫子之言則固曰四十而不惑而孟子稱夫子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則夫子亦非有憂乎夫子亦自言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亦非有懼乎請聞其所以然之說癸巳十月朔日

私試策問

問天之於陰陽人之於仁義同謂之道故易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說者以為陰陽是氣形而下之器也其理則所以然之妙而形而上之道也而其解仁曰心之德愛之理解義曰心之制事之宜仁義性之名而性即理也是其說似乎自相矛盾者何也天人一道不可判而二之也天之有陰陽猶人之有仁義也若今之言道在天則陰陽非道而指其所以然之理為道在人則仁義即道外仁義而又無所以然之理奚其言之自戾乎是亦以大易為天言其用而人言其體也奚其言與大易相戾乎若以易所謂陰與陽者為指其所以然之理則與所

謂陰陽非道其理則道者相及奈何願聞其說之詳
馬母恪元祿七年甲戌之歲夏四月

私擬策問

問管仲不死於生竇之難而相桓公自後世而觀之
似乎不盡義由賜之徒何以疑其未仁耶自此而後
以身殉主者多矣必稱義士義人而未聞有稱仁者
也亦獨何耶豈後世之識與聖賢異歟將別有旨歟

私試策問

問夫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非貴
文之意乎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此非尚質之意乎

其至於論君子則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此非文質
適均之謂乎欲觀聖人之意者將以何為正

正德三年
九月朔日

私試策問

問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長為大
孟子則曰親親仁也敬兄義也其論仁內義外則以
愛弟屬仁長長屬義論四端之心則以惻隱屬仁羞
惡屬義夫言仁常同而言義則不同者何哉必有其
說享保八年癸卯五月

私試策問

問以異姓為後從古所戒春秋既著莒人滅鄆之義

今日異姓繼統靡然成風有志者無己為人後則固可從其志也至於己無後則將奈之何風俗既敦同姓自睦譜牒相通必有族人之可養衰宗寒族過房無人則寧絕祀以不育異姓乎將取後于他族以奉其先以庇其累重乎達權之士必有善處之道

私試策問

問先儒謂詩本性情有邪有正故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今通考詩三百篇其可指以為邪者不過鄭衛淫奔之詩十數篇而已耳而亦皆男女相悅之詞則未必可斥為惡而與

弑父與君者同科而論也且夫子曰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夫韶武樂之至美者也何以不冠諸三百篇之首以為感託善心之始耶亦何以載鄭衛之詩以亂雅樂耶豈詩之與樂異其用歟將感發懲創之說不足以盡詩之旨歟或謂鄭衛之詩後人所妄補亦可從歟願吾子明述其說以闡明聖人讀詩之旨焉 甲辰閏月朔

私試策問

問夫子曰君子不器而又稱管仲之器小謂子貢為汝器也此三所稱器者其義皆同歟將不同歟禮記

又曰大道不官大德不器與君子不器其旨亦同乎
請各剖別其義以著于篇 丙午三月初一日

策問

問夫子曰君子務本今夫人身之所為本者心也心
之官則思故洪範叙五事曰言貌視聽思而觀夫子
答顏子問仁則專就視聽言動用工而不及思曾子
之將終告孟敬子則亦專就顏色容貌辭氣着力而
不及心孟子推天下國家之本亦只至身而止不及
言心而大學推治平脩齊之本而極之于正心誠意
而先儒則曰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經傳之間

其旨不同如此自後世而觀之孔曾之言似言其粗
而遺其精務其外而畧其內豈聖賢所謂本者唯止
於身而身正則心自治耶將聖賢雖不言心而精微
之蘊別在言意之表耶冀明白端的著一是之說而
勿模糊儼侗為兩狗之言焉 甲寅四月朔

私擬策問

問子思子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是夫子之所
法在於堯舜而孟子又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者
何也若曰祖述者其道而所賢者語事功也則是道
與事功果可二乎哉而程子曰聖人無優劣有則非

聖人也而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若曰無
 優劣者其德而所異者性也則是性與德果可二乎
 哉且孟子言必稱堯舜而或曰不待文王而興或曰
 周公豈欺我哉者何哉抑聖人之道雖無優劣然其
 所專有在歟將所稱雖異而其文相通本無意義歟
 而後世有堯舜萬鎰孔子九千鎰之論是又異於孟
 子之說夫學至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不可不究冀
 諸君闡發聖賢所說之闡與剖決其無優劣乎否以
 著之于篇將以為今日從學之資必有其說

私試策問

癸酉臘
月中浣

問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可見雖湯武之
 聖尚不能與堯舜比其德况其下者乎而又曰人皆
 可為堯舜者何耶豈孟子之言為勸人設歟將苟為
 孝弟則即是堯舜歟請述其說

正德三年癸
巳八月二日

私試策問

問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據此則學文在行之先矣其
 語弟子之職則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據此則學文
 在行之後矣其旨不同者何耶又曰學而不思則罔
 思而不學則殆據此則似學與思二者相須不可偏
 廢其自道則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寐以思無益

不如學也據此則似思不如學之有益此亦不同者何耶必有其故願聞其說正德癸巳之夏閏五月朔日

私擬策問

問先王之所以化成天下者莫大於仁義禮樂故六經所載常惓惓於斯四者而心性之說尚闕如也大

者

私擬策問

問聖人之言推諸天下萬世而準焉而其於天之與

仁也最謹焉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然夫子嘗言仁者壽而回也不幸短命而死又嘗言天生德於我桓魋其如予何而微服而過宋豈非夫子之言無其驗與將君子道其常而至其推衡精微則不可言說喻而胸臆決歟予懷此疑久矣願就諸君決其所以相通焉非敢謂有得而測諸君之深淺冀其傾倒

私擬策問

問原壤夷俟孔子以杖叩其脛集註曰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子之派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孟子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集註曰

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蓋此二事皆見於戴記檀弓篇而朱子援之者蓋明曾皙所以為狂與原壤所以見杖之實耳然則曾皙原壤其為人之實相類而曾皙之言志也夫子曰吾與點也而子路冉有公西華不與焉則其褒之也至矣原壤之夷俟也以杖叩其脛而比之于老而不死焉則其斥之也甚矣兩說自相矛盾而聖人之權衡無所準則非所謂得間者乎願諸君明辨其所以一與一奪或抑或揚之由以祛吾積疑若夫兩狗調停牽掣模索以求通其說吾所不取也 元祿十二年己卯春二月庚戌

捏

私擬策問

問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推其極則仁且智是為聖人矣昔者比干諫而死夫子許其仁虞公之不可諫也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孟子曰是知百里奚之為智夫紂豈可諫者乎哉諫之為仁則不得為奚之智奚豈無可死之義乎哉不諫之為智則不得為比干之仁願闡發聖賢之意以著于篇毋依違回互以成其說焉 正德甲午之歲

私試策問

問天道福善禍淫則是禍福之招皆由己君子之蒙

福與小人之被禍皆命也故孟子曰禍福無不由己求之者夫子何以問伯牛之疾而言命耶可知令伯牛不慎其生以招夭折則夫子必不言命矣然則君子之或見禍亦可謂命乎此二端不同請著其說

年二月朔

私試策問

問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既曰道而復曰性當有所別先儒謂循性之自然則日用之間莫不有當行之路據此則謂道為性之用可乎易大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先儒以仁義禮智為人之性

據此則謂道即性可乎孟子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然則非性者亦謂之道可乎諸君其辨焉

私試策問

問孟子曰伊尹聖之任者也蓋言以天下為任而志於安民也其然則宜應聘周流不遑啓處而老子於畎畝之中囂囂自得如遺世者之為必埃三聘之勤而後始出何所見其為任哉此二事孟子俱言之則亦知其非抵格者焉諸君其辨之

私試策問

問先儒語聖人之德曰盡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

之私夫天下者富之極也不願天下者無欲之至也
無欲之極至不顧天下則凡事皆其所優為孟子何
以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歟享保戊戌八月二日

私試策問

問夫子稱詩曰可以怨孟子亦曰小弁之怨親親也
又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據此則怨不可無
也夫子稱伯夷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上不怨
天下不尤人原憲曰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仁矣據
此則怨不可有也夫怨也一或可以無或可以有其
故何哉請詳著其說享保三年戊戌臘月朔

私擬策問

問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夫自
古聖人多矣何以獨言舜歟夫子曰文王既歿文不
在茲乎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而言先聖後
聖之一揆亦舉舜與文王何以上不及堯下不兼湯
武耶先儒云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而聖賢之
取捨不一者何耶請著其說庚子七月二日對

私試策問

問孟子以前無性善之說而仁義之名聞于天下舊
矣然則孟子以前天下之人以為仁義者將指何物

而夫子恒言仁亦將何事耶若性即仁義仁義即性則性之善固不待言也三歲孩兒皆能知之何煩孟子之提說亦何得言闢前聖未發之蘊而夫子既曰仁而又曰性相近也者何歟明著其說于篇毋文其辭八月朔

私試策問

問生乎今世而反古之道者菑及夫身者也又曰吾從周而及其稱老彭則信而好古且狂者夫子之所與也而孟子狀其言曰古之人古之人由前之說則從古為非由後之說則從古為是此二端不同願聞

其說 丙申二月朔

私試策問

問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而夫子之品士也以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為次者何也豈孟子明道之在邇而夫子舉士之全德而言之歟然則道之近者不足以盡其全歟將其意別有在歟願聞歸一之說焉 丙申二月朔

私試策問

問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學之有益乎人也大夫而世之為學者未遽見其有益而或

喪其美質者徃徃而在豈學之乖其方歟將學之之
未至歟抑性之所稟雖學而無益歟必有其故冀明
述其說以告聖言之不吾欺也 乙未臘月初吉

私擬策問 五首

問武王繼絕世興廢官天下歸心焉夫子之告魯哀
公九經以繼絕興廢為言而方鄴食其勸漢祖立六
國後子房借前箸言其不可其事遂寢萬世以子房
為智士豈聖人之言有時而窮邪將道隨時變事因
人異而不必相襲邪抑子房所述者非是邪願聞其說
問梁惠王移民移粟自以為盡心其事雖非王道之

全亦非無心於民者也而孟子直斥以五十步百步
之差齊王以羊易牛其事固小其功亦未及于民不
唯百姓之疑之宣王亦自疑訝曰此心之所以合於
王者何也而孟子顧乃從臾曰是乃仁術也其故何
也一抑一揚必有其說願聞

問林放問禮之本夫子以儉與戚答之夫禮以汙尊
杯飲為本則喪亦當以衣薪藁裡為本喪以戚為本
則禮亦當以敬為本一以心為本一以始為本其故
何也請聞

問孟子曰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可見聖人於吉凶

禍福之來動輒以命斷之也而又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者何哉豈以其所值之勢有異耶何其說之不一也先儒或以理與氣別之或謂中人以上不言命皆得其說歟請述一是之說焉
享保四年己亥月正元日
高且遠者日月星辰卑且近者山川土石大而天地小而草木皆與道為體則道之有精粗高下何疑故曰衆物之表裏精粗然程子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道只一理程子二語與前云云者相反請聞其說之詳
享保元年十月

策對類

私擬策對

道之至也天地以之覆載日月以之昭臨河岳以之派峙萬物以之滋息學之大也大人得之為大人小人不得之而為小人聖人由之為聖人奸人不由之而為奸人學不可以不得其所歸焉道不可以不知其所嚮焉故君子之為學也將以得其所嚮歸而後其正而真者去其俗而偽者去矣若夫似正而俗類真而偽者砥礪清弊固不易難然其見諸文章事業者不可得而掩覆焉黜偽崇真從心去俗固學者之所

名
卷之十一
長
策對類

當從事而君子之所尚也其可不剖決之乎所謂真而近偽者後世學者口稱堯舜之道言遵孔孟之教而至其為政則流于管商談道則歸于老釋或以詩書禮樂為聖人之所造或以功利權謀為經國之先務如宋之王蘇二氏之流是已此非真而近偽者乎所謂正而雜俗者後世學者專據六經尊信孔孟心貴仁義口闢異教而至其所學或止於訓詁其所得或流于詞章如漢之鄭氏唐之韓氏是也此非正而雜俗者乎所謂雖真矣然迂而譎怪者如漢儒災異之學後世持敬之弊是也其說災異者畏天謹告無

于

敢逸豫雖足以為真謂人事著于下天道變乎上一言一動悉通於天死生壽夭皆制于天則非迂而譎怪乎其說持敬者整齊嚴肅動遵規矩雖足以為真然矜持之甚執守之過齷齪拘攣無易直子諒之氣乖整偏急無慈祥愷悌之意異言奇行聳動物觀則非迂而譎怪乎所謂雖正矣然陋而腐爛者如後世傳注之徒訓詁之學是也其務約歸實研覃經義豈非為正乎然竭思傳注句索字摘徒為人講說無與已干涉施之于政則方枘而圓鑿用之于世則北轅而適越陋而腐爛莫斯為甚若夫記誦詞章之徒陋

枘

而腐爛則固有之若謂之正則吾未之知也所謂漢唐宋明諸儒之所得所不得者蓋漢去古未遠民俗敦樸雖畧有三代之遺風亦未免戰國之餘習道德仁義雖間說之陰陽法律亦或雜之降及于唐去古既遐往事詞藻實學掃地河汾以儒見稱而未純乎正學昌黎以道自任而亦派乎詞章斯道隱晦既千餘歲天道循環否極而泰及宋則有濂洛關閩倡導斯道于前至明則有薛胡陳王繼續墜緒于後使天下後世之人尊堯舜周孔之教知道德仁義之大微而性命道教近而天常民彝廓然粲然復明于世固

非漢魏晉唐之所能及也然其時鉅禪猾釋羅布海內天下之人耳濡目熟雖彼諸賢亦未免蹈其弊是以聖學雖明異教及肆此其所得所不得者如此所謂本朝學者之所至所未至者蓋本朝廷天之間文學盛行政教民俗於斯為美然言乎文則不過對偶駢儷言乎詩則纔遵白氏餘蹤而况堯舜周孔之教寂而無聞性命道教之奧蔑如不知爾後日尋干戈戰爭不休斯道蕩盡掃地而盡及乎國家奄有天下文運丕闡鉅儒接踵人知禮義之方家尊孔孟之教談性命之奧說理義之蘊固本國開闢以來所未嘗

有也然其為學者志于實用則固滯隘陋而不濟于
事務于博學則泛濫放蕩而無裨于己為文則弄章
山水而不能發揮至理為詩則品藻風月而不能吟
詠性情此其所至所未至者如此蓋道之在于人心
也無古今無華夷行之斯著習之斯察苟為人者其
可不為學哉然雖徒學之不辨之則非學也其正而
真者則為聖人為君子其偽而俗者則為小人為奸
人苟為學者其可不辨之哉然雖徒辨之不行之則
非辨也其正而真者則信之而從之其俗而偽者則
闢之而去之如斯而已矣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在乎

此矣小人之所以為小人在乎此矣道於此乎極矣
學於此乎盡矣懼嚴命之難辭紓愚衷之悃誠徒以
吐露素蘊焉耳庸詎垂範來者云我謹對戊辰正月廿八日

私擬策對

人之生也自幼至老血氣日渝方其穉弱之時血氣
未定志慮未正愛憎隨物而移喜怒因事而遷及其
耄期之年肢體漸衰精神昏瞶言語重複百事遺忘
唯其壯強也血氣定而志慮益肢體健而精神盛故
上焉而為公卿大夫以綏民靖國下焉而為士農工
商以就業服勤草木之生也自生至枯形狀日變方

其莖甲之始莖葉未具根莢猶脆牛羊易以踐履風
雨易以挫傷迨其萎瘁之日蠹生乎外蝸生乎中枝
幹腐壞根柢塵土唯其壯長也莖葉肥澤根柢盤據
枝幹柔韌而節目堅緻美而蒼蒼密而鬱鬱莫不暢
茂莫不敷遂故凡物必有終始方其始也未備而其
終也必衰至于一器用一事物莫不皆然天地氣運
之盛衰古今風俗之隆替亦猶若此蓋方昊義御極
虞唐未興之時政尚大簡俗貴大樸聘問通好之禮
未制冠昏喪祭之儀未備污樽抔飲而簠簋籩豆之
美未嘗有也蕢桴土鼓而韶護咸英之音未嘗有也

味止於燔黍擘豚而無有甘脆肥臠居止於穴居野
處而無有洞房青宮及至堯舜既出而後聖道大啓
人文斯明三綱正而五常立如日之亭午如星之方
中天地氣運之所為至盛古今風俗之所為至美自
是以還迹熄澤竭三綱廢而五典壞天常亂而民彞
斁高者談虛無卑者說功利暴行興于上而天下之
民陷于塗炭邪說行于下而天下之士趨于異塗氣
運於是大衰風俗於是大壞蓋邪說之行由風俗之
不一暴行之興由人心之不正人心既正風俗既一
則邪說暴行不待距之而自息也若夫人心之或不

正風俗之或不_ハ一_カ不唯今世雖古亦然故雖唐虞治隆之時有_二苗之征有_二四凶之罪有_二讒說殄行之聖有_二巧言令色之畏後人恒言_二虞虞之世必無_二邪說然其見_二諸典謨之間者既皆如此則人心之或不_ハ正風俗之或不_ハ一_カ何必無_レ之生_レ於其心害_レ於其政_レ於其政_レ害_レ於其事_レ人心風俗既是如此則其_レ於政事言語者豈其盡出_レ于正且一乎唯堯舜既出天下清明故邪慝不作而人心莫不正而風俗莫不_レ一_カ矣由是觀之則堯舜以前豈必無_レ邪說乎堯舜既沒斯道隱晦民困于暴行士眩于邪說至於天_レ生孔子而後

向之邪者正雜者一而如湯之灌雪渙然無迹如土之委地泯然無間聖道將墜而復明綱常將絕而復續天下為之_レ一新繇是觀之則孔子以前其有_レ邪說也必矣何者堯舜以前有_レ邪說者聖人未興而斯道未明也亦猶所謂人之稚弱也血氣未定草木莖甲也莖葉未具孔子以前有_レ暴行者聖人既遠而斯道既衰也亦猶所謂人之耄期也精神昏瞶草木萎瘁也根柢腐壞堯舜則始開_レ大道于萬世孔子則繼續_レ往聖于千古是孔子之所以祖述堯舜而孟子之所以願學孔子也蓋太古之未_レ文也猶後世之既_レ衰簡

檢

易素樸之化校之狡偽檢邪之俗固不可同年而語
然人文未開則民易趨于異塗大道未興則政易流
于清淨由是觀之則後世道既衰之日有揚墨申韓
之流則太古道未興之時有邪說暴行之作亦隨可
知夫聖人在上則邪說自息君子道消則小人自長
如鍊炭之低昂如桴鼓之相應其應之速不可誣也
苟得其本則雖宿姦鉅蠹有不足除之者苟不得其
本則雖小技曲藝猶有不易致詰者後世道衰異端
載路人醉夢于邪說民薰陶于妖誕其勢殆若將未
如之何然使聖人在於上焉則夷術狄技之黠猶大

陽中天魑魅罔兩影銷形滅故欲闢邪說排異端者
在於施得其要而已苟不施得其要則黜之未已而
其法及益肆矣夫殺蛇不斷則其毒滋甚刺虎不斃
則其害愈大可不慎也哉謹對
戊辰七月朔日

私擬策對 論史

謹對君子之所以日進於善者以其有所法也小人
之所以日陷於惡者以其無所戒也蓋鑒前人醜行
以自訟於己者是有所戒也觀先賢偉蹟以自律於
己者是有所法也故在易之小畜曰君子多觀前言
往行以蓄成其德此之謂也其所曰法戒者惡乎在

存乎史而已耳故尚書述四代之美化而歷臣碩輔
 所以經綸天下之德彰矣麟經序列國之爭攘而亂
 臣賊子所以淆亂四海之迹著矣是史之所以由作
 也此二者實經中之史而君子之所當法戒者也而
 繼之而作者上之左傳國策擅其美次之馬史班書
 續其軌聚而輯之則有二十一史類而編之則有資
 治通鑑其間雖有褒貶或不中實與奪時失其當者
 然將以上振麟經之墜緒於已絕下垂前世之懿範
 於將來整治綱常敦厚風俗使君子觀以有所法小
 人監以有所戒而日進於善月於惡也然則經者

史之本也史者經之資也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
 之經事即道道即事兩者相資而相成猶車之有輔
 船之有舵不可偏廢也故老泉曰經不得史無以證
 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由是觀之先儒以
 史配經其意不亦善乎讀史者豈其可以非經忽之
 乎先儒且史配經之意乎蓋君子之所以為學者將
 以予天下安百姓致其君於堯舜之君致其民於堯
 舜之民以顯平章之化致累洽之治使鳥獸草木至
 于廣裕風雨霜露至于時若也其所以致之者在於
 德而已夫天下大器也有力者扛之則能舉少力者

挈之則反覆也是以有德者治天下則國平民安刑
肅政清流風善政後世賴之若蕭曹之佐漢房杜之
造唐是也無德者治之則國亂民刑龐政擾遺真
餘烈天下困之若李斯之蠱二世國忠之愚玄宗是
也故士之為學其要期於成德而已其所以成德者
何居進善而長之遠惡而去之如斯而已矣然不知
其為善則不能進而長之不知其為惡則不能遠而
去之故趙穿弒靈公而宣子反被汙名霍顯鶴許后
而博陸不遠大愆夫事之多端物之無窮或似是而
非或似忠而詐至公反類私大義反似利蝟聚鱗雜

不可名摸其為善乎惡乎真不可判別也然則何以
判之曰在乎觀往事以法戒也故曰不習為吏視已
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戒此之謂也吁其所以法戒
惡乎在曰存乎史而已耳往事之善者法而行之往
事之惡者戒而去之可也是以君子之欲平天下安
百姓者不可以不讀史也是亦成德之一端也若夫
得讀史之法而知其所法戒至乎蓄成其德則堯舜
之化可跂而至雍熙之風豈其難及然則讀史之益
其利博哉不可以忽也而世之拘儒瞽生不知其本
之所自而徒見其記事視以為博洽之資笑談之助

耳買積還珠貪華遺寶之譏豈其得免是皆不知讀史之法者而不啻不足以成其德而反圯壞其德使不得成豈不重可伶哉愚不敏材謏能薄曰嚴命之難辭敢誦所聞尊大人幸恕其狂斐貞享三年丙寅李冬既望日

私擬策對

恭惟策曰云云竊按性者人之所命乎天而惻隱羞惡親親敬兄不學而能慮而知生來具足無毫加損而因教之所被而能致其大曰放不可量也故曰有教無類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萬世論性者其宜以此為準據而論之而子思孟子之於孔子祖孫

子弟一門同統其言論意趣豈有二乎哉而其有養與盡之異者盡者有限之稱養者無窮之謂有限則期限而及之譬如適百里之途循循漸漸日復日行而不止則必到其途雖遐而行必至者有百里之限也以盡說性則教似有限無窮則不量而長之譬如導一滴之流涓涓决决盈科而進逝而不舍則必大其流雖微而達必大者無可計之量也以養論性則道為無窮養與盡之別正如此也夫三聖一心其著諸書者固不可有生熟難易老壯淺深之異而證道者在乎論語而羽翼之者在乎孟子故易系中庸雖

孫聖人之位而要當以論語為本而參以孟子其餘
繁文錯節隨之可也然極論剖折羅其意所造則有
不可回護者然孟子所謂心者皆指仁義之良心而
言所謂人皆有不忍入之心是也則所謂性也亦嘗
曰盡其心則知其性也則孟子亦以盡說性然心則
有限故曰盡性則可充故曰養是其措詞雖各有攸
當而亦不可專判生熟老壯之異也隨意會之可也
謹對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終

